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景之一著 love you

下册

他不远千里奔来，想要救赎她的情感和忧伤。
可需要救赎的人，一直是他自己。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你希望得到的是愛你

你希望他愛你，你希望他愛你。

你希望

你希望他愛你，你希望他愛你。
你希望他愛你，你希望他愛你。

你希望他愛你，你希望他愛你。

love you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下册

景之一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七章

买号送老公

苏小南隐隐有一种预感，却不好多说，只能静观。

“哈哈！老安，好久不见。”中年男人都快秃顶了，叫安北城“老安”，还是有点违和感。安北城嘴角一勾，慢慢起身，握向他伸出来的手：“老邵，原来你就是特派员啊。”

“我自告奋勇，请命来的。”邵永笑咪咪地握紧安北城的手，晃了晃，那模样亲热得不行。然后，他转头看一眼跟在身边的陆启，对安北城笑道，“陆启是301这一期最好的学员，老向推荐的，上头也特批了，我顺便带他过来参加入队考核。老安啊，这人才可一个个都到你红特来了啊，兄弟羡慕，哈哈！”

安北城当然早就注意到了陆启，只不过，直到邵永介绍完，他才将视线慢慢转了过去。

陆启赶紧挺胸向他敬礼：“报告！301学员，陆启前来报到！”

安北城脸色淡淡的，不意外，也不热络：“你们这一期学员，培训不是还没结束吗？”

“是的。”陆启一脸镇定，“向校长特批我提前结束了培训。”

说着，他蹲下身，从包里掏出一个档案袋双手递上去：“这是我的档案，里面有我在 301 参加结业考核的成绩。”

安北城嗯一声，视线若有似无地扫过雨中的队列——行注目礼的苏小南，沉吟着，慢慢把陆启的档案收拢：“入列！”

“是！”陆启整理一下作训服，大步过去，站在苏小南背后。

苏小南脊背一僵，像被猎人盯着的猎物，浑身上下都不自在。

自从上次旧仓库事件后，她和陆启一直没有联系。

换句话说，其实赵至臻的案子，是陆启给她找的事。而且，赵至臻是她的亲生父亲，就算不是陆启杀的，可事情到底与他有点关系。陆启做了这事，还牵连上她，怎么也应该给她一个交代吧？可这么多天过去，他只字片语都没有。

苏小南对陆启，心里是有气的。

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下，她对考核的结果也就更在意了。

不能丢这个脸。

这次考核的战士，加上插队的陆启，一共九十个人。他们被分成了六个小组，一个小组十五人，分别由红特六个战队的队长做考核官，负责各项事宜。

“谷郑立、陈思同、甘正飞、李小宇……”

苏小南挺胸抬头，静静听着考核官点名。六个队长，除了方昂之外，都来北邸吃过饭，她基本上也都见过。所以，不管分到哪一个组，从心理上讲她的压力都不大。当然，如果有机会选择，她愿意分到吴越的小组，最不愿意——

“苏小南！”

她条件反射地挺直脊背：“到！”

“野狼组！”

“是！”

苏小南哭笑不得，果然最不想什么就来什么吗？

伍少野完全就一个不近人情的主儿，身上就没有安装“走后门”的功能，

按红特流行的说法，他严肃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哪会放过别人？

苏小南走入伍少野那一组的队列，然后痛苦地发现，站在她背后的人，依旧是陆启。

又是一组？

“立正！”

“稍息！”

“讲一下！”伍少野拿着点名簿，那气宇轩昂的模样也掩不住他的不近人情，“基础体能测试的第一项内容：负重 20 公斤，5000 米越野。我们这个组，时间超过 20 分钟的，恭喜你，接下来的考核，你可以不用参加了！”

“……”

“直接滚蛋！”

“……”

苏小南心肝都在抽搐。

不是说 25 分钟算合格吗？怎么到伍队长这里，就被活活吃了 5 分钟？

伍少野环视着他们走了两步，将点名簿交给副队长，跨立，沉喝。

“现在，听我口令——”

“立正！向右转！齐步——跑！”

背着重达 20 公斤的装备，苏小南还没跑出操场就开始喘了。

在警校的时候，她也每天都要跑步，五公里也是家常便饭。后来毕业了，她也没有落下训练，身体素质挺不错。可昨天晚上她太累了，又没有睡好，这会儿整个身体都是酸的，精神都快垮了。

哗哗的雨，越来越大。

苏小南大口喘着气，汗流浹背，咬牙死撑着，还是慢慢掉在了队伍的后面。这也就罢了，偏偏伍少野这个缺德的东西，还骑着一辆机车，时不时在她身边晃上一圈。

“一二一，速度！”

“快点！你没吃饭啊？”

“以后出去，不要说你是我嫂子！丢人。”

听这厮的声音，苏小南好想过去抢下他的机车啊！

骑车的人，哪里懂得负重奔跑的痛苦？她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拼命咬牙，咬牙拼命，坚持着往前奔跑，可离大部队的距离还是越来越远……好不容易跑在小树林中的泥泞小道上，苏小南已经分不清脸上是汗水还是雨水了。

“陆止！”小土坡上站着同样湿透的陆启，他一脸运动后的红潮，眼神却透着凉气，不待苏小南反应就冲过来，强行取下她身上的装备，“我给你背！”

负重装备中有枪支、战备箱、子弹袋、战备镐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对于陆启来说，加上苏小南的20公斤也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苏小南没了这20公斤，就会轻松很多。

这对苏小南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诱惑。

“不用，我可以！”迟疑几秒后，苏小南还是克制住心里的欲望，飞快从陆启手上夺回枪支，勒了勒背包的肩带，继续往前跑。

陆启有点生气，又上前拽她：“掣成这样，你傻不傻？”

苏小南本来就累得够呛，被他一扯，差点摔倒，更是气得吐血：“闪开！”

“陆止！”陆启不肯放弃，又去取她的背包。

“你做什么？”苏小南一张混着汗水和雨水的脸黑沉沉一片，“你为什么每次都自以为是？你不知道这样做违反纪律吗？”

陆启俊朗的脸紧紧绷着：“考核官没说不能帮忙，就不算违规！”

苏小南给他一个大白眼，使劲拨开他的手，吃力地往前跑：“我就愿意自己跑不行吗？你为什么就觉得我不行？我还就告诉你了，我肯定能跑下来！”

她憋着一口气，加快了冲刺速度。

她不想让陆启看不起，不想让安北城丢人。然而在接近终点那一瞬，她还是支撑不住，像一只伤了翼的鸟儿，跌跌撞撞奔过去，在跨过终点的同时，栽倒在地上。

“快！医疗队——”

一直等在终点的陆启飞快地扑过去，抱起苏小南。

为了保证考核人员的安全，医疗大队有一个应急保障预案，以防止突发意外。因此，苏小南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疗队的病床上。

看着白生生的墙壁，她蒙了至少两秒。

完了！考核搞砸了吗？她激灵一下，就去扯身上的被子。

一只手适时伸过来阻止了他：“你在做什么？”

苏小南抬头，对上安北城冷冽复杂的双眼，润了润喉咙：“安北城，我是不是给你丢人了？”

“你也知道啊。”安北城冷硬的语气把病房的气氛逼得有些压抑，也让苏小南委屈。

“凶什么？又不是我想晕倒的。”她双手撑着床想坐起来，可身体那叫一个酸疼啊，就像骨头被人拆过一样，她又无可奈何地软了下去，瞪着一双眼睛，嗔他，“不都怪你吗？要不是你昨晚折腾我，哪会这样！”

安北城冷眸看着她，没回应。

看他黑着脸，苏小南的理直气壮又打了折扣，语调也弱了几分：“你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四十五度角仰视安北城的苏小南，眼底有一层氤氲的雾气，在灯火中，妖娆地充盈着她水色的双眼，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明明受了委屈，还要在意别人的感受。那粉粉嫩嫩的样子，像景城公园里盛开的芙蓉，就那样突然盛放在他面前。

安北城有一点渴，一种由心而生的焦渴。他很想吻她，很想攫取那片嫣红——

“安北城？”苏小南看他他不吭声，又拉了拉他的袖口，“问你话呢！”

安北城回过神来，摸了摸她的头：“不会，你很棒！”

“嗯？”苏小南很意外，“你在说什么？我没有听清，可不可以请你——再大声地说一遍，说仔细一点，一万字以内的描述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讨厌！我除了胸，哪里胖了？”

“……”安北城不自在地咳了一声，收回游离的心神，虎着一张正经脸，“赶紧躺下去，好好休息，下午接着考。”

“啊！还要考？”

“嗯？”安北城冷眼，“坚持不下去了？”

“不不不。”苏小南一咬牙，“我热爱训练，热爱考核，热爱一切极限挑战！”

安北城嫌弃地哼了一声，就要转头，病房的门被人推开了。

桂倚秋一脸尴尬地站在门口，看着两个紧紧相贴的男女：“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苏小南：“……”

看到人家亲热，又明知道打扰了，不应该一声不吭地退出去，顺便帮人家掩上门吗？她这么问，是想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想听她说没关系，快请进？

苏小南懒懒地坐回去，靠在病床上，似笑非笑道：“桂医生想回避，现在还来得及的。”

“不好意思，我是过来例行巡房的。”

这个时候，确实是医疗队的巡房时间，如果病人没有问题，医生就要下班吃饭了。可桂医生主动来“巡视”她的病房，真的不是为了多看几眼安公子吗？

桂倚秋带着听诊器走过来，却被安北城阻止了：“有什么事，让顾风来。”

桂倚秋站在病房中间，进不得，退不得，尴尬地笑道：“顾队有点急事离开了，我——”

“那也用不着你，桂医生忙去吧。”安北城面无表情地打断她，坐回椅子上，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让桂倚秋一双眼委屈地浮上了泪光：

“那，那你们有事叫我。”

桂医生郁结地离开了，苏小南却知道，安北城根本没有特别针对她，拒绝只是因为自己肚子里怀着安家的龙种，在医疗大队，除了顾风之外，安北城怎么会让别的医生为她看病？

尽管苏小南不愿意，可到了红特，女人只能当男人使。

下午，苏小南再一次开始了艰难的考核历程。挂勾梯、穿越铁丝网、

徒手格斗……一项都少不了。苏小南也算争气，都擦着标准过关。接下来就是渗透技能考核，主要包括四个项目。

一、武装泅渡。

二、穿越雷区。

三、悬崖攀登。

四、高空跳伞。

所谓“武装泅渡”，就是单人或队伍携带装备，低噪声游水渡河，在计划时间内完成任务，就算达到考核标准。苏小南游泳技术还可以，所以这一项对她来说不算太难，甚至可以称得上轻松。就是穿越雷区，她隐隐觉得有点心慌。

天已放晴，黄昏的天空红霞斜映。

一辆武装直升机上，苏小南和同组的几名战士坐在一起，紧紧抿着嘴巴，心里那根弦儿绷得老紧。

这时，旁边一个战士突然插一下她的胳膊：“哎，你跳过伞吗？”

苏小南摇头。

他又问：“怕不怕？”

苏小南迟疑，再摇头。

那战士嘿一声：“你说，如果咱们跳的时候，降落伞的伞包打不开了，怎么办？”

他的话，大家伙儿都听见了，有人呵呵在笑，不过却没有人回答。看那战士尴尬，苏小南想了想，严肃脸安慰他：“不要担心，我们应该可以找卖家退换。”

众人：“……”

这么紧张的气氛下，她还是成功逗笑了几个人。

不过，也有人低低地嗤笑：“白痴！”

苏小南瞥过去，那人叫张忠，是个体能素质高人一等的家伙，特别瞧不上她这个凭关系进来的“弱鸡仔”。

嘴巴长在别人脸上，她管不着。苏小南勾一下唇，并不吭声，陆启却回过头来，一本正经地对那个战士解释：“穿越雷区，又不是高空跳伞，

哪来的伞包？放心吧，不会让你们跳伞的。”

那战士一惊：“那我们要怎么下去？”

“丢下去！”苏小南哧哧一笑，就被陆启一个大白眼逗停了。

他认真道：“绳降！”

“……”

啊啊啊啊！苏小南心里敲起了鼓，她也怕啊！

苏小南紧紧攥着拳，在她模拟了无数种绳降落地的画面后，终于听到了直升机无线通讯仪里伍少野的声音：“第三小组注意！第三小组注意！”

“直升机抵达考核区域，悬停准备！悬停准备！”

“第三小组全体队员，准备降落！准备降落！”

绳降和高空跳伞不同，直升机悬停离地面不会太高，对于特战队员来说，这是基本技术动作，但苏小南开天辟地头一回，站在机舱口，紧张得脸都白了。

“下！”陆启拉了一下她的保护绳，“死不了人的！”

苏小南受不了他这样的讽刺，一咬牙，抓紧绳子跃出机舱。

戴着手套的双手不停摩擦着绳子。她提着一口气，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耳朵边的风声在嗡嗡作响，完全凭着本能在行动，直到双脚安全地踩在地面上，周围传来啪啪的掌声，她才如同从梦中惊醒。

她做到了！

周围投来的赞许目光，让她很是受用。

而陆启淡淡看她一眼，走了过去。

“第三小组，集合！”

伍少野大声喊着，挺直身板走过来，鼻梁上架了一副黑超，那桀骜不驯的样子，让原本轻松的气氛顿时紧张：“原地休整，吃晚饭！一个小时后穿越雷区！”

经过半天的折腾，这会儿已是黄昏。

一个小时后，天完全黑了下来。

黑暗的环境里，穿越布雷区域到达终点，会比白天艰难得多。

这哪是考核，简直就是要命！

“集合！”

“预备——走！”

一组十五人，背着行囊拎着枪，迅速消失在树林里。

所谓雷区，并非只有地雷，像这样级别的考核，布雷的时候肯定会花更多心思，什么步兵雷、伴发雷以及炮弹、炸药、手榴弹等肯定都会混合着掺杂在里面。至于埋雷的地点——你猜？

每个小组都配有一个探雷器，但目前的技术，探雷器只能确定大致范围，接下来，就得靠自己肉测了，和猜也差不多。

当然，如果探测到地雷，可以绕过去还好一点，问题是，按考核要求，他们必须排除既定区域内半数以上的雷。

这就头大了。

排雷是技术活儿，找到可疑区域之后，要先清理杂草石块，然后用探雷针以小于 45° 的角度倾斜插入土中，慢慢寻找具体位置。找到地雷，再把引信拔了，这才算排雷成功。

大晚上的，一群人趴在地上，那气氛紧张得额头都是冷汗。

苏小南手上拿着一个夜视仪，身体都僵硬了。

他们已经顺利走过了三公里区域，排除了各种雷不下十颗，而这一颗，他们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布雷的人太狡猾，探雷器一直提示靠近目标，可就是找不到确切位置。

“组长，要不咱们放弃吧？”有人小声建议，“要求是排雷半数以上，又没说全部排除，对不对？”

“不行！都找到大概方向了，不能半途而废！”

“那如果一直找不到呢，就在这里耗时间？”

“万一是绊雷呢？一绕道就拉火怎么办？如果后面再遇到比这个更难的，我们是不是都绕过去？是不是都不用排雷了？”

“那如果耽搁了时间，落后了其他组，是不是你负责啊？”

“咱们举手表决吧！”组长黑着脸，“同意排雷再离开的举手！”

团队任务时，遇到无法决定的事情，就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是考核之前就说的好的规矩，于是，大家都默认了。十五个人，有七个人举

起手，然后都看着发蒙的苏小南。

“举啊！39号，你怎么不举手？”

“滚蛋！你怎么能左右她的决定？她没有举手，就表示她不同意。”

苏小南呃了一声。

之前可没有人问她的意思。

现在举手表决的时候，都发现她的重要性了？

突然感觉自己的形象高大起来，苏小南对于这庄重的一票很慎重，趴在地上的身体往前凑了凑，又仔细看了一眼探雷器，突然润了润唇。

“如果我中立呢？”

“中立？你想弃权？那怎么行，我们只有十五个人，你必须表决。”

“不是弃权。”她目光突地一厉，“我是说，我不同意排了雷再走，也不同意绕着走！”

“这啥意思？”组长眼一瞪，“陆止同志，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我很认真啊。”苏小南慢慢举高夜视仪，对准探雷器，冷静地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探雷仪提示位置一直是接近中，而我们把这一片区域都找遍了，却没有找到这个东西？”

看她说得严肃，陆启问：“你说说你的想法。”

“我听人说过，有一种地雷叫延迟地雷。”苏小南道，“它一般会埋得很深，在受到探雷器的红外线感应之后，才开始计时爆炸。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不用绕过去，也不用排雷，直接从这里走过去。不过，我们得迅速一点，因为——时间可能不多了！”

“为什么不早说？”

那个组长当即起身，指挥众人：“速度通行！”

苏小南表示很无辜。

她早说什么？她自己之前也不确定。

而且，就算她说了，这些自负的家伙就会相信她？

几个人快速穿过，苏小南走在最后，刚迈过雷区，背后就传来爆炸声。砰！一时山崩地裂。

这也侧面佐证了她的话都是正确的。

小组里的战士愣愣地看着冲天而起的黑烟，后背上一阵阵蹿凉。

“我的乖乖啊！看这个爆炸劲道，难不成……是实弹？”

“对啊！像实弹！”小组长的汗水也下来了，骂了一句，问出了大家心里的疑惑，“考核不都用空包弹的吗？”

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个尖锐的问题。

同一时间，红特总部，信息大厅里一片凝滞。

安北城慢吞吞地从椅子上站起来，黑着脸道：“定格画面，回放。”

爆炸的情况，在实时转播，不过，夜色下的画面本来就不清楚，加上升腾的滚滚浓烟，让画面更加模糊。大家唯一清楚的就一件事——第三小组的考核区域发生了爆炸，而且是实弹爆炸！

一颗实弹被发现，谁也不敢保证有没有下一颗。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保障安全，一般会选择中止考核。

安北城却沉着脸回答：“继续！”

简聪一愣：“可是老大——”

安北城侧眸，冷冷看着他：“我说继续！”

简聪挺直了脊背：“是！”

红特的考核，耗时耗力耗物资，引无数人关注，如果被迫中止，不仅不好交代，恐怕还得成为一个笑话。简聪按安北城的命令传达了下去，可心里还是觉得这做法有一点冒险，于是，他又特地多嘱咐了六位考核官一句：老大脸色很难看，一定要保证安全，要不然，今年的年夜饭，你们可能会缺席了！

考核继续，六个考核官的心都悬着。

红特的调查结果很快就有了。

雷区使用的地雷，全是按要求规定的空包弹，为什么会有一颗实弹，负责协作的人也一头雾水，当即就蒙了。听说没有炸到人，他才松了一口气，马上带人亲自排查那一个批次的装备，并彻底清查了一次库存。但是，装备库里的空包弹与实弹，都分门别类地存放着，并没有什么问题，尤其实弹的使用，需要非常繁复的手续和批文，根本不可能混装。

到底怎么回事，一时间根本查不出来。

安北城听完汇报结果，突然站起身来：“去考核点！”

发生在景城的事，苏小南并不知情。

这时已近午夜十二点，她还在雷区里跋涉。

每个人都屏着呼吸，小心翼翼。虽然接下来连续排除数枚各种类型的雷，都没有再发现一颗实弹，但他们的心弦都紧绷着，不敢放松警惕。值得一提的是，从那颗“延迟雷”开始，大家开始欣赏苏小南，甚至会主动照顾她。除了那个叫张忠的家伙对她仍有敌意之外，他们相处还算融洽。

苏小南绷了许久的弦松开了，于是，对张忠，她无视，对其他战友，她尽可能地处好关系，并在任务中发挥自己的“余热”。虽然她身体素质不如他们，但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优势——开考前，吴越给她开过小灶。

“延迟雷”的事，其实就是吴越告诉她的。她之前不敢坦然告诉大家，一来没有自信，怕他们不相信；二来她其实也不知道吴越说的那些与考核内容有关。直到“延迟雷”得到验证，她才恍然大悟，成了一个“开挂”的地雷女神。

“同志们！”小组长赵飞突然停了下来，眼睛发亮，“我们离目标点，还有五公里！”

他的声音里带了一丝笑，让众人瞬间松了口气，仿佛听到了解放的钟声。

“大家加把劲儿，赶紧到地儿吧。”

“到终点就好了。这一晚上像在鬼门关行走，可憋死我了。”

“嗯，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最后还是小组长总结，“越接近终点，越可能有危险。”

“组长说得对，大家都小心点！千万不要任务没有完成，结果把命落在这里。我在家里是独子，我爸妈还等着抱孙子呢。”

“嘁！得了吧你！”

听着他们的叨叨，苏小南一直没有吭声。

他们对那枚实弹的想法都一样，认为红特故意设的高难度障碍，她却有任何疑问。

如果考核有实弹，一定会提前通知的。

没有人告知，那就表示，这枚实弹是个意外。

“你小心点！”陆启跟在她身边，突然拉了一把她的胳膊，“一直走神，你在想什么？”

“我走不走神，关你什么事！”

她小声吼回去，对他很不耐烦。

“你说关我什么事？”陆启突然有点生气，语气很冲，那一张画着伪装的俊脸上看不到情绪，但冷冰冰的语气透露了他极差的心情，“陆止，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

苏小南瞪他一眼：“你吃炸药了？”

陆启看一眼同组的同志，小声斥她：“出现了实弹你没看见？我警告你，这不是游戏！我们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你就不能上点心？就算你不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也得为同组人的生命考虑一下吧！！”

她不负责？她自私？

对于他的指责，苏小南有点委屈。

可这样紧张的时候，她不想和他吵架。

苏小南冷冷瞥他一眼，嗯了一声：“知道了。”

有时候示人以软，会起到更好的勾通作用。

尤其……女人对男人。

她话音未落，陆启脸上的神色就软了。

他压低嗓音：“我不想你有事。”幽幽的声音透过夜风传过来，像带着某种压抑的情感，柔软、无奈、落寞。苏小南微微低着头看路，沉默着，没有回应，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应。

陆启看着她俏丽的侧颜，久久，也只有一声叹息。

“同志们，还有1000米我们就到达终点了！从伍队传来的最新进展看，目前第二小组遥遥领先，离终点500米。其余小组也都在我们前面。”小组长环视众人，大声说道，“我们暂时排在末位。我想问问大家，对剩下的1000米，有没有好的建议？”

排在末位，团队分数就会被压低。

可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赶超前面的小组？除非直接飞奔过去。

众人沉吟不语。

这时，张忠突然开口：“组长，我有一个想法。”

“说说！”

张忠说：“只要有同志愿意牺牲一下，就可以了。”

牺牲一下，怎么牺牲？

大家都看着他，他却看向苏小南：“我们排雷数量已经超过半数，剩下 1000 米，不必再排雷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快速通过雷区而不触雷，就有机会赶在第二小组之前到达。”

“快速通过？”小组长一怔，“万一踩到雷怎么办？”

“这就是我说的啊，需要有同志愿意牺牲。”他的目光又一次停留在苏小南的脸上，“39 号反正有特殊关系嘛，考核成绩又不会影响她。只要她在前面人体排雷，我们后面跟上，这样的速度，哪个组比得上？”

人体排雷？亏他说得出口。

不说万一有实弹，就算没有实弹，凭什么该她牺牲？

张忠的话，引来了同组人的反感。

“你没事吧，让一个女人排雷？”

“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要不是在雷区，我都想揍你！”

“都闭嘴！”看群情激愤了，小组长赶紧吼了一声，“算了，不要浪费时间！咱们还按刚才的办法，边排边走。37 号，拿探雷器，继续前进！”

看着这一切，苏小南心里冷笑，扫了张忠一眼：“报告！”

小组长回头：“讲！”

“组长，我愿意为大家排雷！”

她大声说着，把同组队友都吓了一跳，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我是认真的。”苏小南真诚地说，“我知道，因为我的存在，拉低了团队成绩。如果这次穿越雷区我们组再排末位，后面想把成绩拉起来就不容易了。我明白考核不仅是考核，还关系到大家的去留和前途。你们这么照顾我，我也愿意为了你们赌上一把。”